

記憶編織與家國印記： 《遺山樂府》之身世書寫

李德偉*

【提要】

本論文以元好問《遺山樂府》為主題，探討其中身世書寫的多重組合模式，主要歸納出四個面向，分別為「進退失據的生命體驗」、「記憶編織與家國書寫」、「自我消解之身世書寫」、「香草美人與黍離麥秀之結合」。藉此探究於世變紛擾之際，元好問如何透過「書寫」來發聲，在漂泊與尋歸的過程中呈現其豐富的生命歷程，映現其特有的身世之感，並開啓《遺山樂府》的多元詮釋視角。

關鍵詞：元好問 《遺山樂府》 世變 身世書寫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

一、前言：一場文學的心靈巡禮

金元之際，世局紛擾，戰亂迭起，生於金元之交的元好問^①，無可避免地捲入天崩地裂的浪潮中，其親身經歷朝代更迭所受的心靈創痛，深刻感受到亂世護家衛國的艱難。生離死別的愁慘，顛沛流離的困厄，所有的人不得不承受這個動亂年代所帶來的一切苦難。顧炎武《日知錄》中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論^②，所謂的「亡國」，指的是朝代的更迭；所謂的「亡天下」，則意指華夏道統的淪亡。對元好問而言，顯然不是單純「亡國」的改朝換代，而是有「亡天下」的天下易主之慨。不容否認，面對滄桑易代的無奈與掙扎，正是這種刻骨銘心、難以消解的痛苦情緒，元好問極需尋求心靈上的自我調適與轉化；如何於亂世的驚濤聲中掙扎求生，又如何找尋自我的人生定位，不管願不願意、能不能，都是必須面對的殘酷難題。

在世變滄桑的動蕩與災難中，曾經熟悉的一切，皆可能遭受無情的摧毀。在此世變之際、易代之秋，文人處在「變」與「不變」的抉擇間，「進」、「退」兩難的人生處境下，元好問同樣面臨生存與身分的挑戰，身為傳統知識份子的元好問，親歷生死興亡的遭遇，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兩難，如何透過「書寫」來發聲？元好問身為亡國漂泊的異鄉人，如何在漂泊與尋歸的過程中映現其豐富的生命歷程？個體生命的存在如何與世變滄桑的動盪環境展開對話？如何藉由「記憶編織」、「自我書寫」呈現出對客觀環境的認識與關係，映現其特有的身世之感。本文擬以「進退失據的生命體驗」、「記憶編織與家國書寫」、「自我消解之身世書寫」、「香草美人與黍離麥秀之結合」四點為觀察視角，梳理《遺山樂府》中身世書寫的寫作模式，希冀開啓《遺山樂府》的多

① 元好問，生於金元之際，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一生著作豐富，為享譽盛名之金代文學家。今所傳者，有《遺山集四十卷》、《中州集十卷》、《遺山樂府三卷》、《唐詩鼓吹十卷》、《續夷堅志四卷》等。其生平傳記與相關研究資料，主要有郝樹侯、楊國勇，《元好問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孔凡禮，《元好問資料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遺山樂府》今人編注本主要有金·元好問著，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金·元好問著，趙永源校註，《遺山樂府校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年譜部份，主要有清·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清·翁方綱，《金元遺山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繆鉞《元遺山年譜彙纂》，收錄於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 顧炎武，《日知錄》，卷17，〈正史〉（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年），頁379。

元詮釋視角。

二、進退失據的生命體驗

曾有論者指出：「元好問自幼嗜讀書，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疏食處之自若，家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③「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當是原因之一，但若僅以功名不遂，來闡釋其熱愛山水之因，卻也以偏概全、失之偏頗。元好問年少時，銳意仕進，滿腔熱血，然心靈深處對於田園山水亦有一份熱愛，凡與友人歡聚，遊賞山水時，皆呈現出自得閒適之情。如〈水調歌頭〉「清溪留飲三日，魚鳥亦欣然」^④、〈清平樂〉「溪頭來去，坐臥沿溪樹。管甚人間無著處，已被白雲留住。生平不置肝腸，只今物我都忘。說與山中魚鳥，相親相近何妨。」此時的元好問，與白雲魚鳥相伴，醉心於大自然，俱現物我合一的愉悅情懷。又如〈水調歌頭〉「平生夢想佳處，留眼更登臨。我有一卮芳酒，喚取山花山鳥，伴我醉時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熱愛山水的元好問，不受外在世俗的羈絆，飲酒賦詩自娛，嚮往超然物外的生活，所謂「世外青天明月，世上紅塵白日，我亦厭囂湫。一笑拂衣去，嵩頂坐垂鉤」〈水調歌頭〉的描摹，乃是其心中理想樂園的寫照。

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曾向著一條道路苦苦奮鬥過，那就是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仕宦之途，元好問亦不例外。然而，在這樣的人生理想中，現實回報於他們的，卻更多是仕途的顛躓與命運的悲涼。登第後的元好問，經過元氏黨人事件^⑤，受人毀謗，殃及池魚，親自體驗到科場的敗壞，最後堅決不任官位，此後幾年，元好問大都居於河南登封。至哀宗正大元年（1224），任國史院編修官，官留汴京^⑥，此乃元好問真正踏上仕途的開始。功成名就本是可喜之事，然其卻透露出對仕途的厭倦之感，徘徊於去留的矛盾之中，如〈石州慢〉「羈旅。山中父老相逢，應念此行良苦，幾許虛名，誤卻東家雞黍。」、〈南

^③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等編校，《新校本金史并附編七種》（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卷127，頁2750。

^④ 為避免註解繁瑣，本文所引《遺山樂府》原文，皆出自金·元好問著，趙永源校註，《遺山樂府校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以下不再另外標註。

^⑤ 元氏黨人事件，參見郝樹侯、楊國勇，《元好問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6-18。

^⑥ 同上注，頁18。

鄉子〉「少日負虛名，問捨求田意未平。南去北來今老矣，何成。一線微官誤半生。」元好問從小服膺儒家思想，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根植於胸，然其性情真摯，情感豐沛，面對雁兒殉情事件時，即發出「問世間，情爲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摸魚兒〉的深情口吻，其真情至性不容懷疑；此一人格特質，當面對仕宦、生命中的諸多難題時，其衝突矛盾之劇乃不言而喻。面對多數文人期盼的仕宦情結，不禁慨嘆，「長安自古歧路，難似上青天」、「歸去不歸去，鼻孔任人穿」〈水調歌頭〉，人生歧路之悲，歸去不歸去的難題，盈繞其心靈深處，陷入了仕與隱的矛盾與辯證中⁷。最後，元好問不到一年的編修官生涯，隔年（1225）決定辭官賦歸。

辭官賦歸後的元好問，大致在河南登封過著鄉居生活⁸。只有爲數不長的時間，分別於鎮平、內鄉、南陽等地三爲縣令，在這期間，元好問道出了對田園生活的衷情與熱愛，如〈浣溪沙〉「情性本宜閒處著。文章自用時無。醉來聊爲鼓嚨胡。」、〈訴衷情〉「蘭若寺，玉溪莊。兩茅堂。雞豚鄉社，鵝鴨比鄰，好箇嵩陽。」雞豚鄉社，鵝鴨比鄰，形成一幅閒適曠達的生活畫面，一切看似悠然自得的心境，其實，內心還是有「千古書生，那得盡封侯」〈江城子〉的不平之情。由此看來，元好問依舊茫然於仕隱去留間，不知所措，依然是「人在江湖，人懷魏闕」。而後，蒙古圍城，面對滄桑易代的痛苦與掙扎，其內心更是飽受煎熬，徘徊於人生的十字路口。

元好問自幼飽讀聖賢之書，懷有經世濟民之志，「生長雲朔，稟質清剛」的豪邁特質⁹，寫景往往氣象恢宏，境界雄渾，如〈水調歌頭〉「黃河九上天，人鬼瞰重關。長風怒捲高浪，飛灑日光寒」的壯闊描寫，讓人彷彿身歷其境，目睹氣魄雄偉的黃河之美。又如〈水調歌頭〉「翠壁丹崖千丈，古木寒藤兩岸」、〈水調歌頭〉「攤聲蕩高壁，秋氣靜雲林」等句，山水形象鮮明而突出，豪宕之氣益發其中，豪不遜色於東坡，正所謂「知人論世，以謂遺山即金之坡公，何遽有愧色耶」¹⁰。然其不幸於「絲竹中年，遭遇國變」，「卒以抗節不仕，憔悴南冠二十餘稔。神州陸沈之痛，銅駝荊棘之傷，往往寄託於詞。

⁷ 參見鍾屏蘭，《元好問評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298-300。

⁸ 毛炳身：〈略論元好問在河南的詩作〉，收入山西省元好問研究會編，《元好問研究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323-325。

⁹ 趙翼，《甌北詩話》，《古今詩話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804。

¹⁰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3，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464。

⑪」其身經喪亂，俯仰悲涼，蔓草銅駝，潸然興感，面對異族的統治，心靈上無所依傍的元好問，該如何調適自處？如何發現自我的存在價值與生命意義？這一連串的反思與究詰，就如同擺脫不了的宿命，時刻盤旋縈迴於心。如〈婆羅門引〉「短衣匹馬，白頭重過洛陽城，百年一夢初驚」、〈鵲橋仙〉「魂根夢覺，瓜田歲暮，白髮新來無數。長安遷客望朱崖，未喚得、煙霄失路。」、〈南鄉子〉「淒然。夢裡梁園又一年」、〈朝中措〉「夢裡數行燈火，皇州依舊繁華」。在時代的鉅變滄桑中，個人完全沒有自保的能力，更遑論保家衛國，金朝昔日的光輝，只能在夢中復見，苦悶與無奈的悲哀，亂世中的個體生存顯得更為艱辛不易；加上歲月無情的摧殘，浮沉的仕宦生涯，使得元好問益發悲感交集、心力交瘁，感慨自己漂泊零落的一生。如〈促拍醜奴兒〉「無情六合乾坤裡，顛鸞倒鳳，撐霆裂月，直被消磨」，〈南鄉子〉「南去北來今老矣，何成。一無。醉來聊為誤半生」。其中傾洩亡國的進退失據感，並且深刻體認人生老來無成、不可名狀的窘境，對於人生的存在價值，顯得虛無而渺茫，昔日曾經「少日龍門星斗近」，如今卻是「淒涼湖海寄餘生」〈定風波〉，時代的苦難、無力抗拒盛衰聚散的政權變遷、個人的命運，都讓元好問身陷痛苦的漩渦而無法自拔。不僅於此，更可悲的是，戰亂的驚濤狂瀾，往往阻絕人間情緣的牽繫，如〈三奠子〉「連環玉，回文錦，兩纏綿」，「千古恨，再生緣。閒衾香易冷，孤枕夢難圓。西窗雨，南樓月，夜如年。」詞中傳達了痛惜妻子辭世，陰陽兩隔的哀痛之情，「千古恨，再生緣」的無奈控訴，更見證兩人情深愛至的濃厚情感。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知交俱逝⑫，這份交織失望與渴望的悲痛情緒，成為好問心中永恆的印記，如〈婆羅門引〉「一時朋輩，謾留住、窮途阮步兵。尊俎地、誰慰飄零」、〈木蘭花慢〉「休唱貞元舊曲，向來朝士無多」、〈太常引〉「莫話洛陽春。更誰似、金鑾故人」，世代交替，還得面臨摯友凋零之苦，讓他不禁喟嘆「短衣孤劍此飄零」〈鷓鴣天〉、「書與劍、此飄零」〈婆羅門引〉，讓他再度陷於無數個質疑、苦悶、悲哀的掙扎，在心靈深處不斷的拷問自己，回鄉的路竟然如此遙遠，未來的日子又該何去何從？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元好問心中不斷發酵、蔓延。

⑪ 同上注，頁 4463。

⑫ 繆鉞，《元遺山年譜彙纂》，「天興元年壬辰」條所載，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完顏琦、趙秉文、李汾、王渥、趙思文、李獻能、麻九疇等俱卒於此年。收錄於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歷經無數苦難的元好問，於蒙古太宗九年（1237），終於重返闊別二十年的故鄉忻州，其〈感皇恩〉中言「夢寐見并州，今朝身到。未怕清汾照枯槁。百年狂興，盡與家山傾倒。黑頭誰辨得、歸來早。」回鄉之後，家國之恨，滄桑之感，湧上心頭，劫後餘生的辛酸與欣慰，溢於言表。回鄉之後的元好問，曾有一段閒居自在的生活¹³，並與其子阿千、阿寧、阿中享受天倫之樂的畫面。然而，身為傳統知識份子的元好問，目睹各地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悲痛之餘，激發他保全中原文化的決心，不僅於羈管聊城時寫下《壬辰雜編》以記金末喪亂情形；更言「但恨十年後，時事無人知」〈學東坡移居八首之八〉，深知保存史料的重要性。因此，爲了戮力保存中原文化，元好問則開啓另一段漂泊的旅程，終年不分寒暑，奔走於太行山、河南、河北等地，四處搜集遺文佚事。其在〈自題中州集後五首〉詩中云：「平世何嘗有婢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¹⁴亦有論者指出，「遺山以自覺的詞史意識編輯一代詞集，體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要求」¹⁵，由此看來，遺山兼具「文才」與「史識」，在時代的鉅變中，個人的無奈與遺憾，因此，寫作成了他最後且必然的歸宿，尋求另一種可與史並列的永恆。畢竟，文學是「面對無法發聲的歷史的唯一見證」¹⁶，遺山的「滄海橫流要此身」¹⁷，效法孔子職志，保存一代文獻，延續文化命脈，編寫《金史》與《中州集》¹⁸，乃是最佳的詮釋。

¹³ 如〈人月圓〉「重岡已隔紅塵斷，村落更年豐。移居要就、窗中遠岫，捨後長松。十年種木，一年種穀，都付兒童。老夫唯有、醒來明月，醉後清風。」〈促拍醜奴兒〉「無物慰蹉跎。占一丘、一壑婆婆。閒來點檢平生事，天南地北，幾多塵土，何限風波。花塢與松坡。儘先生、少小經過。老來詩酒猶堪任，家山在眼，親朋滿坐，不醉如何。」〈眼兒媚〉「阿儀醜筆學雷家，繞口墨糊塗。今年解道，疏籬凍雀，遠樹昏鴉。乃公行坐文書裏，面難鬢生華。兒郎又待，吟詩寫字，是甚生涯。」〈定風波〉「五色蓮盆玉雪肌，青搽紅抹總相宜。且道生男何足愛。爭奈，隆顛犀角眼中稀。六十平頭年運好，投老，大兒都解把鋤犁。酒眼看花驢背上，豪放，阿齡扶路阿中隨。」〈清平樂〉「嬌鶯姁妣，解說三生話。試看青衫騎竹馬，若個張萱許畫。西家撞透煙樓，東家談笑封侯。莫道元郎小小，明年部曲黃牛。」

¹⁴ 元好問著，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第一冊（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321。

¹⁵ 趙維江，《金元詞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117。

¹⁶ 費修珊、勞德瑞著，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26。

¹⁷ 《春秋穀梁傳序》：「孔子睹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而魯史而作春秋。」

¹⁸ 金詞總集《中州樂府》，在遺山的採集下，共收詞三十六家，詞一百二十四首。參見陶子珍，〈金代詞選——元好問《中州樂府》析論〉，《彰師大國文學誌》第12期（2006年6月），頁255-281。

三、記憶編織與家國書寫

對於歷經世變滄桑的元好問而言，金朝是個讓人悵然的記憶，昔日的輝煌印記已不再現，唯有透過「書寫」，許多美好、或不完美的事物，經過作者「記憶」的搜補、重組，重新被召喚，而得以再現。《遺山樂府》中，往往運用今昔對比¹⁹，藉著「現在」與「過去」的對比呈現，從而塑造金朝不可抹滅的故國風華，也呈現了作者對盛世一去不復返的哀悼之意。如〈浣溪沙〉「日射雲間五色芝。鴛鴦宮瓦碧參差。西山晴雪入新詩。焦土已經三月火，殘花猶發萬年枝。他年江令獨來時。」、〈木蘭花慢〉「擁都門冠蓋，瑤圃秀，轉春暉。悵華屋生存，山邱零落，事往人非」，就改朝換代，銅駝蔓草而言，有元好問個人的切身之痛；有歷史的世變滄桑之感，兩者交織成一片無可奈何的愁悵，而個人的身世之感益發哀痛悲涼。

今昔時空對照下的感懷書寫，由來已久，如詩經〈黍離〉三章的複沓回旋²⁰，流露了詩人憂思難解的情懷。年華的消逝，生命本身的成住敗壞已令人不堪，如〈木蘭花慢〉「白頭。幾回南北，竟何人、談笑的封侯」、〈滿江紅〉「記水南、昨暮賞春回，今華髮」、〈念奴嬌〉「黃墟雖近，老懷空感存歿」、〈石州慢〉「舊家年少，也曾東抹西塗，鬢毛爭信星星卻」，歲月無情，缺憾已然形成，鬢毛斑白，空感存歿可說是道盡了自古以來有志之士的共同感慨；更何況是遭遇滄桑變動的黍離之悲，傷痕也越發深刻，身世之感益發深邃而沈重。正所謂元好問「蓋生長雲朔，其天稟多豪邁之氣，又值金朝亡國，以宗社

¹⁹ 相關論點可參見鍾屏蘭，《元好問評傳》，頁296-308。《遺山樂府》中今昔對比之例頗多，如〈鷓鴣天〉「舊時逆旅黃梁飯，今日田家白板扉。沽酒市，釣魚磯，愛閑真與世相違」、「舊時鄴下劉公幹，今日家中白侍郎」、「總道忘憂有杜康，酒逢歡處更難忘。桃紅李白春千樹，古是今非笑一場。」，〈滿江紅〉「金縷唱，龍香撥。雲液暖，瓊杯滑。料羈愁千種，不禁掀豁。老眼只供他日淚，春風竟是誰家物。恨馬頭、明月更多情，尋常缺。」，〈定風波〉「少日龍門星斗近。爭信。淒涼湖海寄餘生」，〈石州慢〉「如昨。青雲飛蓋追隨，傾動故都城郭。疊鼓凝笳，幾處銀屏珠箔。夢中身世，只知雞犬新豐，西園勝賞驚還覺。霜葉晚蕭蕭，滿疏林寒雀。」〈南鄉子〉「少日為花狂，老去逢春只自傷」，〈太常引〉「白頭青鬢，舊遊新夢，相對兩淒然」，〈水龍吟〉「一枕開元，夢恍猶記，華清天上。對昆明火冷，蓬萊水淺，新亭淚、空相向。」，〈江城子〉「二更轟飲四更回。宴繁台，盡郗枝。誰念梁園、回首便成灰。今古廢興渾一夢。憑底物，寄悲哀。」，〈浣溪沙〉「一夜春寒滿下廳。獨眠人起候明星。娟娟山月入疏櫺。萬古風雲雙短鬢，百年身世幾長亭。浩歌聊且慰飄零。」

²⁰ 〈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83年），頁120。

丘墟之感，發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²¹」如〈滿江紅〉「秋也老、江山憔悴，鬢華先覺」、〈臨江仙〉「乾坤悲永夜，笳鼓覺秋嚴」、〈木蘭花慢〉（擁都門冠蓋）、〈南鄉子〉（樓觀鬱嵯峨）、〈朝中措〉（盧溝河上度旃車）等作，江山易主，朝代更替，國破家亡的哀思，流離失所的苦痛，苦悶無奈的悲涼，流蕩在其作品中，為其孤憤情懷之抒發，亦為其人生缺憾之補償，形成了一曲悲愴的鼎革哀響。

撫今追昔的感嘆，在時歲的輪轉中，這份時光消逝的遷化之慨，不但施諸今人，尚且上追古人，下被來者，歷史上的人事皆為觀照的對象；這套書寫的文學傳統，成為文學創作中的重要環節，抒情味道濃厚，甚於描述史實的意味。就元好問而言，善於著眼歷史長流中的興亡之事，以抒發其濃烈的身世之感，如〈摸魚兒〉「問樓桑、故居無處」、「劉郎良苦。盡玉壘青雲，錦江秀色，辦作一丘土。西山好，滿意龍盤虎踞。登臨感愴千古。當時諸葛成何事，伯仲果誰伊呂。還自語。緣底事、十年來往燕南路。征鞍且駐。就老瓦盆邊，田翁共飲，攜手醉鄉去。」藉劉備祠廟抒發人事變遷、世事無常的變化，劉備一生的豐功偉業終究是在玉壘青雲、錦江秀色中化為丘土；這令作者感愴千古，不禁悲從中來，陷於思緒的浪潮中，發出不如「老瓦盆邊，田翁共飲，攜手醉鄉去」的感嘆。

元好問藉由反省歷史，從這些有形的記憶中掇拾和自己生命活動相契合的意識，藉由歷史來搜捕屬於自身的永恆影像，並透過文學作品來展現個人對於生命的體悟²²。不僅以古鑒今，同時在懷古傷感中融入自我的黍離之悲、生命之感，兩者兩互契合，讓元好問的身世之感、流離之感、生存之感，家國之感、歷史之感，全都傾瀉而出。所謂「思今懷所憶，望古懷遠識；懷古復還今，長懷無終極」²³；「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宵焉動容，視遇萬里」²⁴，雖然時空、生命有限，然而透過記憶的粹取，卻能夠超越時空，跨越藩籬，捕捉無形的真實與永恆。

金亡之後，遺山有多次遊覽的經驗，而有許多登覽之作，如〈臨江仙〉「連

²¹ 趙翼，《甌北詩話》，《古今詩話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804。

²² 相關的論點可參見蔡英俊，《興亡千古事》（臺北：月房子出版社，1994年），頁27。其言：「歷史是人類回憶的重要線索，從中可以追尋捕捉一些屬於人類自身的永恆影像。」

²³ 鮑照，〈採菱歌七首之七〉，逯欽立輯校，《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71。

²⁴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98年8月），頁515。

日湖亭風色好，今朝賞遍東城。主人留客過清明。小桃如欲語，楊柳更多情。

爲愛暮雲芳草句，一杯聊聽新聲。水流花落歎浮生。故園春更晚，時節已啼鶯。」元好問途經山東濟南，遊大明湖、繡江亭，雖是美景如畫，楊柳多情，桃花欲雨，他卻不禁感嘆，「水流花落歎浮生。故園春更晚，時節已啼鶯」，聯想故國殘敗，而有浮生如夢的喟嘆。如〈婆羅門引〉「酒狂步兵。書與劍、此飄零。爲問雲間雞犬，幾度丹成。停杯不語，竟何用、千秋身後名。休自倚、湖海平生。」元好問登臨龍興閣有感，而賦此作，詞中感念平生，擁有文武之才，卻也一生潦落，面對盛時不再的景況，只能勉強自己不再登臨，深怕再度喚起漂泊零落的悲苦情緒。又如〈木蘭花慢〉「風雲奔走十年兵，慘澹入經營。問對酒當歌，曹侯墓上，何用虛名。青青故都喬木，恨西陵、遺恨幾時平。安得參軍健筆，爲君重賦蕪城。」元好問往遊三臺²⁵，聯想當年曹操之意氣風發，叱吒風雲，然而如今安在？讓他發出「虛名何用」的感嘆，歷史的憾恨，結合自身故國滅亡的遭際，著實讓他無法排遣，而有「遺恨幾時平」之遺憾。又如〈朝中措〉「盧溝河上度旃車，行路看宮娃。古殿吳時花草，奚琴塞外風沙。天荒地老，池台何處，羅綺誰家。夢裡數行燈火，皇州依舊繁華。」詞中藉由盧溝河上的宮女以喚起故國的回憶，抒發物是人非之感，無奈之餘，只能以「夢裡數行燈火，皇州依舊繁華」來自我寬慰。歷史的風煙，向詩人訴說著一個王朝曾經擁有的繁華與豪奢，同時也向詩人捧現出這個王朝滅亡的餘燼。所感悟的，不僅是王朝的興廢盛衰，更深一層，還有人生的存在與困境的悲哀。滄海桑田，世事陵替，在歷史的變遷中，人是何等的微渺，每當面對歷史陳跡或登臨遊覽時，就如同一個個醒目的問號，撥動著詩人的靈魂。人的存在、時間的無情，又怎能與萬古不竭的時空抗衡，《遺山樂府》中的深層意蘊，更多是詩人的生命體驗與存在的困惑。正因如此，《遺山樂府》才有深刻的生命情調，使人縱身在歷史的長河，也能生發無盡遐想，進而暢神於歷史和宇宙之際，寄慨於王朝的陵替與遞嬗之中。

歷史上的缺憾與不幸，牽扯著詞人多感的靈魂，元好問運用歷史人物的再現，作爲隱喻的自傷，其記憶中的歷史人物，主要爲歷史上的英雄豪傑，如曹操、祖逖等人。如〈石州慢〉「鞍馬賦詩，少年豪舉」、「風流千古〈短歌行〉，

²⁵ 三臺爲曹操所建，成於東漢獻帝建安十五年，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頁155。

慷慨缺壺聲。想釃酒臨江，賦詩鞍馬，詞氣縱橫」、〈木蘭花慢〉「問對酒當歌，曹侯墓上，何用虛名」、〈木蘭花慢〉「嚴城笳鼓動高秋，萬灶擁貔貅。覺全晉山河，風聲習氣，未減風流。風流，故家人物，慨中宵、拊枕憶同遊。不用聞雞起舞，且須乘月登樓。」藉賦詩鞍馬、才氣縱橫的曹操；聞雞起舞、收復晉土的祖逖，喻己之凌雲壯志，金亡之後，早年雄心早已灰飛煙滅，而有「何用虛名」、「不用聞雞起舞」的感慨。

除了英雄豪傑外，元好問亦常以登樓之王粲自比，以傳達其遊子思歸、壯志難酬之苦痛，如〈石州慢〉「生平王粲，而今憔悴登樓，江山信美非吾土。天地一飛鴻，渺翻何許。 羈旅。山中父老相逢，應念此行良苦。」、〈木蘭花慢〉「只問寒沙過雁，幾番王粲登樓」、〈木蘭花慢〉「飄零，舊家王粲，似南飛、烏鵲月三更」。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劉伶，亦為元好問經常取譬的人物，如〈婆羅門引〉「一時朋輩，謾留住、窮途阮步兵。尊俎地、誰慰飄零」、〈婆羅門引〉「酒狂步兵，書與劍、此飄零」、〈鷓鴣天〉「醒復醉，醉還醒，靈均憔悴可憐生。離騷讀殺渾無味，好個詩家阮步兵。」、〈鷓鴣天〉「雲子酒，雪兒歌，留連風月共婆娑。人間更有傷心處，奈得劉伶醉後何。」、〈江城子〉「衆人皆醉屈原醒。笑劉伶，酒為名」。歷經亡國之痛的元好問，倍覺世事無常，心中鬱悶難以排遣，常自喻為「窮途阮步兵」，家國亂離的哀思，歲月無情的摧殘，浮沉的仕宦生涯，使得元好問益發悲感交集、心力交瘁，藉酒消愁之際，以劉伶比況自己，更進一步言，若是人間傷心處，飲酒也無法承擔，感慨自己漂泊零落的一生，宛如「酒狂步兵」，而有「書與劍、此飄零」的感嘆。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²⁶，乃是《遺山樂府》之最佳詮釋，字裏行間的黍離之嘆，或是歷史世變的深沉省思，作者站在現實的陵岸上，俯視歷史的幽谷。他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體驗，燭照歷史的情境，面對眼前的歷史陳跡，投入反思，溝通歷史和現實，在歷史中映照現實，於現實中返觀歷史，使《遺山樂府》涵容深重的歷史感與敏銳的現實感。現實是一種時空，歷史是另一種時空，它們之間的距離，既是遙遠的，又是親近的；在元好問的撫今追昔中，它們相遇了、重合了，進入了詩人創造的時空隧道，合而為完整的審美時空。

²⁶ 李學穎，曹光甫校點，趙翼，《甌北集》，〈題元遺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55。

四、自我消解之身世書寫

「遺忘」是個消解自我痛苦情緒的方法，對元好問而言，現實的種種是個沈重的負擔，面對諸多生命的兩難處境，他企圖尋找一處停泊的港灣、心靈的窗口，以暫時忘卻世俗的牽繫糾葛，進而消解自我的悲痛情緒，單純地回歸生命的本體存在。世變紛擾之際，元好問無助之餘，往往藉由酒、夢的書寫，以及世外仙境的描繪，以消弭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包括仕途無奈、人生無常、滄桑易代，流離之感等等。

時代的苦難，仕途的茫然無措，都讓元好問身陷痛苦的漩渦而無法自拔，心靈上無所依傍的他，往往藉飲酒來消解自我，以忘卻塵世的流離衰敗與仕途的顛簸困頓，他不禁感慨「百年同是行人，酒鄉獨有歸休地」〈水龍吟〉、「舉手謝浮世，我是飲中仙」〈水調歌頭〉，惟獨酒鄉才能消解憂愁煩悶，以獲得暫時的平靜與滿足。然而，心靈的創痛依舊，酒只為聊遣悲苦的心靈之劑，依然無法抹去淒涼的時代烙印，即便如此，對元好問而言，別無選擇，酒成為他心靈、消弭哀傷情緒的唯一寄託，如〈鷓鴣天〉「總道狙公不易量，朝三暮四盡無妨。舊時鄴下劉公幹，今日家中白侍郎。歌浩蕩，酒淋浪，浮雲身世兩相忘。孤峰頂上青天闊，獨對春風舞一場。」、〈鷓鴣天〉「飲量平常發興偏，留連光景惜歡緣。悲歌慷慨入爭和，醉墨淋漓自笑顛。麟閣畫，祖生鞭。拍浮多負酒家錢。老怨事事消磨盡，只有尊前似少年。」時不我予，已將少年豪氣銷磨殆盡，有志難伸、理想難求、失意落拓、家國亂離的生命歷程，愁情難解，也只能藉酒消愁，以求「浮雲身世兩相忘」。然而，兩相忘又談何容易，酒的確讓人得到暫時的麻木，可以安頓失意的靈魂，但酒醒夢也碎，反而「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再度深化自己的煩悶情緒，如〈鷓鴣天〉「總道忘憂有杜康，酒逢歡處更難忘。桃紅李白春千樹，古是今非笑一場。」、〈鷓鴣天〉「宿酒消來睡思清，夢中身世可憐生。綠衿紅燭櫻桃宴，畫角黃雲細柳營。」國土淪為戰塵，異族統治，是時代的悲劇，對曾經力挽狂瀾而充滿無力感的元好問而言，不得被拋擲到一個歷史性的撕裂崩毀中，在時事、命運與無奈的交織中，傾洩不可名狀的痛苦與悲哀。在動蕩不安的鉅變中，個人內心的矛盾與無奈，酒成了迫切而必要的出口，「還家剩買宣城酒，醉盡梅花不要

醒」〈鷓鴣天〉的心願，雖然辛酸悲涼，卻也是必然的選擇。

夢，超越現實的時空，一夕之間，可以穿越千山萬水，夢的書寫，夢能補償現實的失落，藉由夢境重返故國，以重溫昔日繁華，如〈點絳脣〉「夢裏梁園，煖風遲日熏羅綺。滿城桃李。車馬紅塵起」，歷史興亡，如煙似幻，轉眼即逝，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無奈之餘，只能以「夢裡數行燈火，皇州依舊繁華」來自我寬慰。元好問難掩對於故鄉的思念，卻只能淚眼望天，唯一寄望的，只能在夢中一償宿願，如〈鵲橋仙〉「魂根夢覺，瓜田歲暮，白髮新來無數。長安遷客望朱崖，未喚得、煙霄失路。」、〈感皇恩〉「夢寐見并州，今朝身到。未怕清汾照枯槁。百年狂興，盡與家山傾倒。黑頭誰辨得、歸來早。」、〈臨江仙〉「千里故鄉千里夢，高城淚眼遙天。時光流轉雁飛邊。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雁群南飛，興發愁懷，時光流逝，白髮增添無數；更何況是遭遇滄桑變動的黍離之悲，艱難的境遇，浮沈的人生，現實中無法歸鄉，羈旅思鄉的情懷又無計消除，便只能「夢歸」。

然而，夢是短暫而虛幻，並非永恆的避風港，況且好夢終必醒，短暫的溫馨愉悅後，還得面對現實的殘酷，如〈木蘭花慢〉「對西山搖落，又匹馬、過并州。恨秋雁年年，長空澹澹，事往情留。白頭，幾回南北，竟何人、談笑得封侯。愁裏狂歌濁酒，夢中錦帶吳鉤。」少年時期的豪氣萬丈，懷有保家衛國之志，如今卻是兩鬢斑白，能夠「夢中錦帶吳鉤」，卻已是奢求。經由夢的改造，現實中無法達成的心願，可以在夢中一償宿願；別置兩地，思人思鄉者可以療傷止痛，因為夢是彼此相會的唯一途徑²⁷。然而，當虛構的美夢落幕時，卻得承受錐心泣血的痛苦煎熬，如〈滿江紅〉「一枕餘醒，厭厭共、相思無力。人語定、小窗風雨，暮寒岑寂。繡被留歡香未減，錦書封淚紅猶濕。問寸腸、能著幾多愁，朝還夕。」、〈滿江紅〉「枕上吳山，隱隱見、宮眉修碧。人好在、斷腸渾似，華圖相識。羅襪塵香來有信，玉簫聲遠尋無跡。恨不將、春色醉仙桃，迷芳席。」夫妻兩人陰陽兩隔，只能企盼於夢中相見，宮眉雲鬢、羅襪塵香，一切是如此熟悉，宛如妻子再現；半夢半醒之間，繡被還留有其妻的餘香，夢醒之後，所有美好歡會的過往，如今徒留亡妻遺留的書信，讓人悲不可抑。又如〈三隼子〉「千古恨，再生緣。閒衾香易冷，孤枕夢難圓。西窗雨，

²⁷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頁64。

南樓月，夜如年。」現實的不完滿，若能藉由魂夢的飛馳，尋訪記憶中熟悉的溫馨，這還值得安慰；可悲的是，「孤枕夢難圓」，夢境亦不復求，追尋短暫心靈的滿足皆不復見。

元好問始終無法擺脫現實中的兩難困境，擺盪於現實與暫且虛幻的時空中，藉助酒與夢的抒發也不能抹滅，轉而往更高遠的世界探索，消解現實中的挫折感，如〈清平樂〉「江山殘照，落落舒清眺。澗壑風來號萬竅，盡入長松悲嘯。井蛙瀚海雲濤。醯雞日遠天高。醉眼千峰頂上，世間多少秋毫。」元好問登臨泰山，悲慨歷史興亡的同時，體悟莊子齊物之思想²⁸，感喟終如醯雞望見日遠天高，亦如井蛙瞥見海洋浩瀚。元好問運用莊子的哲理思維，極力從現實的舞臺抽離而出，放任自我遨遊於無垠的天地間，以忘卻世俗的辛酸艱難，期盼於長松萬壑中映現大千世界。然事與願違，自在的心境終究無法持續，如〈臨江仙〉「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悔不卑飛。回首四十七年非」，元好問反用莊子〈逍遙遊〉雲鵬高飛之典故，抒發自我無法排解的苦悶與悲涼，無法自在於塵世之外的矛盾心境，回歸現實的人生，年華老去而依然身世漂零，所擁有的與所冀望的相悖離，形成一股無可名狀的無助與哀愁，不僅迴盪在現實與虛幻的時空中，同時也縈迴於元好問的心靈深處。

除了以莊子超然物外的道理來消解其無法排遣的痛苦情緒，元好問更把個人拉向飄渺虛幻的仙鄉世界，為其漂泊的靈魂尋覓歸宿，生命就在失落與憧憬之間擺盪出耀眼的光芒，映現其特有的身世之感。如〈鷓鴣天〉「嫋嫋香風響佩環。廣寒仙子跨青鸞。誰教瑞世儀周國，天賦多才繼小山。」、〈鷓鴣天〉「五福仙娥月殿來。依然微步彩雲堆。一從別 瑤池宴，不見蟠桃幾度開。」、〈朝中措〉「雲外列仙班」、〈朝中措〉「香浮寶鴨，身在蓬山」，「廣寒仙子」、「五福仙娥」、「雲外列仙班」、「身在蓬山」等仙境的締造，成為其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一個沒有歲月、沒有疆界的天地，足以讓人完全釋放身心受創的軀體，以便勇敢地承受世間無法預期的驚濤駭浪，以及被樊籠禁錮的危險心靈，然而，現實依然滄桑，仙鄉終究是可望不可及。元好問於亡國後重返洛陽城，化用丁令威化鶴歸來之典故言其物是人非之感²⁹，如〈滿江紅〉「白

²⁸ 典出於《莊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莊子·田子方》：「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郭慶藩編，《莊子集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

²⁹ 《搜神後記》記載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徘徊而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

鶴重來人換世，淒涼一樹梅花發」，他無法如丁令威升天遠去，此情此景再度令他墜落無盡的痛苦深淵，其〈滿江紅〉言「料羈愁千種，不禁掀豁。老眼只供他日淚，春風竟是誰家物。恨馬頭、明月更多情，尋常缺。」年華消逝、羈愁之愁，以及不斷承受現實消磨的自我，反映出元好問的進退失劇困境。脫離塵網，回歸心靈仙鄉的路程是如此遙遠。另一方面，元好問形塑仙鄉的同時，又難免質疑神仙的存在，以劉安³⁰、王子喬成仙之典故，指出煉丹成仙、緱嶺吹笙也屬絕望，不能將未來寄託於虛無渺茫的仙事³¹，如〈婆羅門引〉「爲問雲間雞犬，幾度丹成」、〈鷓鴣天〉「複幕重簾錦作天，金壺銀燭夜如年。漢皋解佩終疑夢，緱嶺吹笙恰是仙。」對於仙境的尋訪，總在現實與想像之間徘徊，元好問的內心世界，就跌宕在天、人之間，現實中的家國，與仙鄉中的理想，不斷地面臨矛盾、糾葛、抉擇與重構，於是成爲其生命的心靈協奏曲，衍繹著一篇篇令人動容的心情故事。

五、香草美人與黍離麥秀之結合

屈原筆下的美人，誠如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序》所言：「靈修美人，以嬋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³²」屈原筆下的美人，充滿比附的意味；論者指出，《遺山樂府》中的美人形象具有託喻的傾向³³，然而，相較於屈原的美人書寫，元好問所塑造的美人形象更顯活靈活現，並非單一的託喻手法。其思念亡妻的詞作中，不僅呈現了清晰可感的女性形象，同時也見證一段另人動容的夫妻之情，如〈滿江紅〉「枕上吳山，隱隱見、宮眉修碧。人好在、斷腸渾似，華圖相識。羅襪塵香來有信，玉簫聲遠尋無跡。恨不將、春色醉仙桃，迷芳席。」夫妻兩人陰陽兩隔，只能企盼於夢中相見，宮眉雲鬢、羅襪塵香，一切是如此熟悉，宛如妻子再現，

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晉·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

³⁰ 劉安好神仙之道，一日，有八公前往拜訪，八公取鼎煮藥，劉安服用後即升天成仙，當日與他一同服藥升天的親人近三百人，連雞犬舂藥器者，亦一同升天。晉·葛洪，《神仙傳卷六·淮南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9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84-285。

³¹ 《列仙傳》記載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他至嵩山上三十餘年，後其家人見之於緱氏山巔，時王子喬乘白鶴駐山頭，數日而去。漢·劉向，《列仙傳》（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9年），頁13-14。

³² 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8。

³³ 參見鍾屏蘭，《元好問評傳》，頁315-320。

但卻無法如蕭史尋得心上人³⁴，而徒留遺憾。又如〈滿江紅〉「一枕餘醒，厭厭共、相思無力。人語定、小窗風雨，暮寒岑寂。繡被留歡香未減，錦書封淚紅猶濕。問寸腸、能著幾多愁，朝還夕。」半夢半醒之間，繡被還留有其妻的餘香，一切卻早已人去樓空；所有美好歡會的過往，如今徒留亡妻遺留的書信，讓人悲不可抑。

除了悼念亡妻之作外，《遺山樂府》中亦有歌妓形象的描摹，為元好問抒發與歌女離別之作。其一生輾轉遷徙，茫然困惑於仕途中，流連於酒邊花下、歌樓酒館之際，對於短暫的快意閒適，自是十分期待，如〈鷓鴣天〉「中秋兩夕，同欽叔引樂府宋宜家」，其中所形塑的歌女形象，不僅美艷動人，而且才藝出眾，其言「團扇曲，畫梁塵。萬家秋氣一家春。月光不照金樽裏，只為天嬈醉得人。」元好問不僅本身善於抒發離情別緒，也為好友敘寫離情以贈歌妓，如〈清玉案〉「代贈欽叔所親樂府鄆生」，樂府鄆生即是元好問友人李獻能所親近的一名女子，其言「苧蘿坊裏青驄駐。愛鸚鵡、垂簾語。一撚嬌春能幾許。寒梅欲動，小桃初放，恰是關心處。西城流水東城雨。綠葉成陰慣相誤。只恐韶華容易去。一聲金縷，一卮芳酒，且為花枝住。」詞中極力稱許鄆生，以寒梅、小桃言其嬌羞之態，下片則言明不捨之情，分離之後，不知何日能再相聚，不如當下「一聲金縷，一卮芳酒」，好好珍藏眼前相聚的美好時光。又如代張仲經贈給歌妓之作，〈攤破浣溪沙〉「錦瑟花年燕子樓。楚雲湘雨等閒休。留在貞元供奉曲，盡風流。約略睡痕妝鏡晚，留連香韻瑣窗秋。總道竹西歌吹好，去來休。」曾經美好的過往，睡痕妝鏡、留連香韻的畫面已不復尋，以楚襄王與巫山神女的情緣，以暗喻與歌女分離的事實，交織著無奈與悲傷。

另一方面，元好問以美人形象傾訴其家國之情、身世之悲者，如〈鷓鴣天〉薄命妾辭其一「複幕重簾十二樓。而今塵土是西州。香雲已失金鈿翠，小景猶殘畫扇秋。天也老，水空流。春山供得幾多愁。桃花一簇開無主，儘管風吹雨打休。」以今昔對比敘寫女子身世漂零之悲，尤其是最後「桃花一簇開無主，儘管風吹雨打休」二句，以桃花無人憐惜來暗喻元好問之漂泊身世。又如薄命妾辭其三「一日春光一日深。眼看芳樹綠成陰。娉婷盧女嬌無奈，流落秋

³⁴ 《列仙傳》中蕭史與弄玉的故事，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道家，第35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630。

娘瘦不禁。 霜塞闊，海煙沈。燕鴻何地更相尋。早教會得琴心了，醉盡長門買賦金。」芳菲清新的花草，充滿著生命色彩，但殘紅的景像，卻是生命的感傷，春光流逝，薄命女子日復一日而憔悴，正是遺山一生的寫照，可謂「極往復低徊，掩抑零亂之致」³⁵，最後也只能「醉盡長門買賦金」，淒涼哀傷以自處。

無論是身世漂零的女子，或於閨中自憐的思婦，皆反映元好問的內心世界，寫來無不纏綿幽怨，怨抑淒楚，隱喻了自我的亡國之痛、身世之悲，正所謂「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志」³⁶。又如〈鷓鴣天〉宮體八首³⁷，藉詞中女子的高潔情志，以鸞鳥、梅花為喻，「憔悴鴛鴦不自由。鏡中鸞舞只堪愁」、「慙勤未數閒情賦，不願將身作枕囊」、「春寒留得梅花在，賸為何郎瘦幾分」，其中道盡了遺山深沈的故國之思，與堅貞卓絕的情懷，不愧《遺山樂府》被譽為金詞之冠³⁸。以美人寄寓滄桑易代之感，興亡變化之悲，以及一些自傷遭遇的寄託之作，在遺山詞中都兼而有之，許多詞評家也有相同的體會，如「及觀遺山詞，深於用事，精於煉句，有風流蘊藉處，不減周、秦」³⁹、「長恨小山無後身，元郎樂府更清新。紅裙婢子哪能曉，送與凌煙閣上人」⁴⁰精彩絕倫的作品，必能獲得大眾的喜愛，衣被百代，動亂的年代中，就一定有人能在香草美人的世界中讀出銅駝棘蒿，

³⁵ 沉周頤，《蕙風詞話》，卷3，《詞話叢編》，頁4464。

³⁶ 張惠言，〈詞選序〉，《詞話叢編》，頁1617。

³⁷ 候館燈昏雨生涼。小樓人靜月侵床。多情卻被無情惱，今夜還如昨夜長。 金屋暖，玉鑪香。春風都屬富家郎。西園何限相思樹，辛苦梅花候海棠。〈宮體之一〉
憔悴鴛鴦不自由。鏡中鸞舞只堪愁。庭前花是同心樹，山下泉分兩玉流。 金絡馬，木蘭舟。誰家紅袖水西樓。春風殢殺官橋柳，吹盡香綿不放休。〈宮體之二〉
天上腰枝說館娃。眼中金翠有芳華。行去著意留歌扇，遠柳無情隔鈿車。 周昉畫，洛陽花。一枝濃艷落誰家。春寒恨殺如年夜，庭樹陰陰欲暮鴉。〈宮體之三〉
小字綾綾寫欲成。印來眉黛綠分明。水流刻漏何曾住，玉作彈棋儘未平。 愁易積，夢頻驚。閑衾鼓臥覺霜清。月明不放寒枝穩，夜夜烏啼徹五更。〈宮體之四〉
自在晴雲覆苑牆。徘徊明月駐清光。已看紅袖沾芳酒，猶認宮螺映綺窗。 金翡翠，繡鴛鴦。春風花暖柳綿香。慙勤未數閒情賦，不願將身作枕囊。〈宮體之五〉
復幕重簾錦作天。金荷銀燭夜如年。漢皋解佩終疑夢，緜嶺吹笙恰是仙。 花一夢，柳三眠。春風無意惜芳妍。羅裙細看輕盈態，元在腰肢婀娜邊。〈宮體之六〉
八繭吳蠶刺欲眠。東西荷葉兩相憐。一江春水何年盡，萬古清光此夜圓。 花爛錦，柳烘煙。韶華滿意與歡緣。不應寂寞求風意，長對秋風泣斷絃。〈宮體之七〉
好夢初驚百感新。誰家歌管隔牆聞。殘燈收罷空明月，臘雪消融更暮雲。 鶯有伴，雁離群。西窗寂寞酒微醺。春寒留得梅花在，賸為何郎瘦幾分。〈宮體之八〉

³⁸ 陳廷焯，《雲韶集》，卷11，《詞話叢編》，頁3727。

³⁹ 張炎，《詞源》，《詞話叢編》，頁267。

⁴⁰ 閻鳳梧、康金聲主編，《全遼金詩（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442。

領受作者的用心所在。

同樣的，屈原香草書寫，首先由王逸揭示其深刻意蘊，《楚辭章句·離騷序》言：「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⁴¹」屈原筆下的香草，依然充滿比附的意味，以香草比喻忠貞，《遺山樂府》中的香草書寫除了隱喻的特質外，尚有參與文人雅宴，應酬賦詩之作⁴²，如〈朝中措〉「芳苞初破紫霞杯，香動綠雲堆。只道人間花盡，爭知天上春回。朝吟暮繞，使君情重，不厭頻來。好把韶華留住，莫教百朵齊開。」、〈浪淘沙〉「何處挽春還。華屋金槃。一枝紅雪入驚看。總爲西園風露早，特地高閑。寂寞曲闌干。高髻雲鬟。綠羅衫子瘦來寬。好個沈香亭畔月，只在秋寒。」〈朝中措〉中以「芳苞初破」形容牡丹綻放，牡丹爲花中之王，濃艷絕倫，除了扣緊花的特性外，同時遺山也肯定主人的邀宴，表達不厭頻來的心意，最後以「好把韶華留住，莫教百朵齊開」爲結，呈現遺山惜花的不捨之情，深具社交性質。〈浪淘沙〉亦復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遺山與文人唱和賦詩，以「一枝紅雪」描繪海棠花之美，凸顯出秋日海棠的高雅之致。又如〈促拍醜奴兒〉「風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見花受風雨吹襲，不僅爲花感嘆，同時也藉花寄情，展現了多情文人的一面。

遺山本是愛花之人，如〈臨錦堂記〉所言：「竹樹蔥蒨，行布棋列，嘉花珍果，靈峰湖玉，往往而在焉。堂於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⁴³」故於詠物寄興中，常以花草融入其主觀情意，藉此寄寓一己之志，如〈鷓鴣天〉「鶯有伴，雁離群，西窗寂寞酒微醺。春寒留得梅花在，剩爲何郎瘦幾分。」、〈鷓鴣天〉「還家剩買宜城酒，醉盡梅花不要醒」、〈謁金門〉「憔悴何郎東閣，病酒不禁重酌。袖裏梅花春一握，幽懷無處託」、〈好事近〉「西窗瓶水夜深寒，梅花瘦如削。只有一枝春在，問東君留著」，《遺山樂府》多以梅花爲喻，融入自己的身世經歷，使物態與情

⁴¹ 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8。

⁴² 遺山詞中此類篇章，如〈清平樂〉詠杏花，「香團嬌小，拍拍知多少。一樹鉛華春事了，消甚珠圍翠繞。生紅鬧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說與東風知道，杏花不看開時。」、〈清平樂〉詠杏花，「小橋流水，一徑修篁裏。走馬章台人老矣，只愛明窗淨幾。杏花白白紅紅，花時日日狂風。不是碧壺香供，真成惱破春工。」、〈滿庭芳〉詠牡丹，「妝鏡韶華，牙籤名品，慣看培養經年。何年曾見，槁葉散芳妍。知是毗耶坐客，三生夢、猶有情緣。熏香手，融霞暈雪，來佔百花前。嫣然。推爲笑，珠圍翠繞，且共流連。待詩中偷寫，畫裏真傳。繡帽擁霜凝紫塞，瓊肌瑩，春滿溫泉。新聲在，梁園異事，並記玉堂仙。」

⁴³ 元好問著，姚莫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第二冊，頁421。

事交相爲用，詠物也就成了抒情。遺山哀傷家國亂離，對於故國仍有無限眷戀之情，期待「春寒留得梅花在」、「袖裏梅花春一握」，捕捉梅花不同流俗、不爭妍鬥豔的高潔情態，藉以寄託自己堅貞卓絕的意念。更指出「只有一枝春在」，直接言明要以未死之身，完成存史的工作，以保存中原文化的命脈。又如〈鷓鴣天〉「鹿裘孤坐千峰雪，耐與青松老歲寒」、「年年此日如川酒，千尺青松盡未枯」，金亡之後，遺山俯仰身世，感懷萬端，以松爲喻，表明其抗節不仕，隱居終老之志，更可見其保全文化，著述存史的苦心，誠如沈祥龍所言：「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期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⁴⁴又如〈鷓鴣天〉「瘦綠愁紅倚暮煙，露華涼冷洗嬋娟。含情脈脈知誰怨，顧影依依定自憐。風送雨，雨連天，淩波無夢夜如年。何時北渚亭邊月，狼籍秋香拂畫船。」詞中以詠蓮抒發亡國之恨，並託喻其抗節自愛的高貴情操，遺山將蓮花人格化，其「含情脈脈知誰怨，顧影依依定自憐」的深情控訴，點出蓮花之處境，實則顧影自憐，自傷身世。往昔美好時光不再，如今卻是夜夜如年，四顧茫茫，飽含無限的淒楚情意於其中。

六、結語：尋繹《遺山樂府》所映現的詞家身影

綜上所論，本論文以元好問《遺山樂府》爲主題，探討其中身世書寫的多重組合，主要結論如下：

- (一) 元好問年少時，銳意仕進，滿腔熱血，然心靈深處對於田園山水亦有一份熱愛，凡與友人歡聚，遊賞山水時，皆呈現出自得閒適之情。之後，元好問功成名就時，然其卻透露出對仕途的厭倦之感，徘徊於去留的矛盾之中，人生歧路之悲，歸去不歸去的難題，時常盈繞其心靈深處。而後，蒙古圍城，面對滄桑易代的痛苦與掙扎，其內心更是飽受煎熬，徘徊於人生的十字路口。時代的苦難、無力抗拒盛衰聚散的政權變遷、個人的命運，都讓元好問身陷痛苦的漩渦而無法自拔。不僅於此，更可悲的是，戰亂的驚濤狂瀾，往往阻絕人間情緣的牽繫；妻子辭世，知交俱逝，都令元好問悲痛萬分，在心靈深處不斷的拷問自己，回鄉的路竟然

⁴⁴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話叢編》，頁4058。

如此遙遠，未來的日子又該何去何從？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元好問心中不斷發酵、蔓延。

- (二) 歷經無數苦難的元好問，終於重返闊別二十年的故鄉忻州，回鄉之後的元好問，曾有一段閒居自在的生活。然而，身為傳統知識份子的元好問，目睹各地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悲痛之餘，激發他保全中原文化的決心，編寫《中州集》與《金史》。兼具「文才」與「史識」的遺山，在時代的鉅變中，個人的無奈與遺憾，寫作成了他最後且必然的歸宿，尋求另一種可與「史」並列的永恆。
- (三) 對於歷經世變滄桑的元好問而言，金朝是個讓人悵然的記憶，昔日的輝煌印記已不再現，唯有透過「書寫」，許多美好、或不完美的事物，經過作者記憶的搜補、重組，重新被召喚，而得以再現。《遺山樂府》中，藉著「現在」與「過去」的對比呈現，從而塑造金朝不可抹滅的故國風華，呈現了作者對盛世一去不復返的哀悼之意；同時藉由結合年華消逝與滄桑變動的黍離之悲，詩人傷痕越發深刻，身世之感益發深邃而沈重。
- (四) 元好問藉由反省歷史，透過有形記憶的粹取，超越時空，跨越藩籬，捕捉無形的真實與永恆，展現個人對於生命的體悟。不僅以古鑒今，同時在懷古傷感中融入自我的黍離之悲、生命之感，兩者兩互契合，讓元好問的身世之感、流離之感、生存之感，家國之感、歷史之感，全都傾瀉而出。面對眼前的歷史陳跡，則投入反思，溝通歷史和現實，在歷史中映照現實，於現實中返觀歷史，使《遺山樂府》涵容深重的歷史感與敏銳的現實感。
- (五) 歷史上的缺憾與不幸，牽扯著詞人多感的靈魂，元好問運用歷史人物的再現，作為隱喻的自傷，其記憶中的歷史人物，主要為歷史上的英雄豪傑。除了英雄豪傑外，元好問亦常以登樓之王粲自比，以傳達其遊子思歸、壯志難酬之苦痛。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劉伶，亦為元好問經常取譬的人物，用以抒發心靈無法釋懷的沈痛哀傷。
- (六) 對元好問而言，現實的種種是個沈重的負擔，面對諸多生命的兩難處境，他企圖尋找一處停泊的港灣、心靈的窗口，以暫時忘卻世俗的牽繫糾葛，進而消解自我的悲痛情緒，單純地回歸生命的本體存在。心靈上無所依傍的他，往往藉飲酒來消解自我，以忘卻塵世的流離衰敗與仕途

- 的顛簸困頓。對曾經力挽狂瀾而充滿無力感的元好問而言，不得而被拋擲到一個歷史性的撕裂崩毀中，在時事、命運與無奈的交織中，傾洩不可名狀的痛苦與悲哀。在動蕩不安的鉅變中，個人內心的矛盾與無奈，酒成了迫切而必要的出口。
- (七) 除了酒之外，夢境的書寫也是元好問消解自我身世的方法。歷史興亡，如煙似幻，轉眼即逝，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夢能補償現實的失落，藉由夢境重返故國，以重溫昔日繁華。艱難的境遇，浮沈的人生，現實中無法歸鄉，羈旅思鄉的情懷又無計消除，便只能「夢歸」。然而，夢是短暫而虛幻，並非永恆的避風港，況且好夢終必醒，短暫的溫馨愉悅後，還得面對現實的殘酷。
- (八) 元好問運用莊子的哲理思維，極力從現實的舞臺抽離而出，放任自我遨遊於無垠的天地間，以忘卻世俗的辛酸艱難，期盼於長松萬壑中映現大千世界。然事與願違，自在的心境終究無法持續，回歸現實的人生，年華老去而依然身世漂零，所擁有的與所冀望的相悖離，形成一股無可名狀的無助與哀愁，不僅迴盪在現實與虛幻的時空中，同時也縈迴於元好問的心靈深處。除了以莊子超然物外的道理來消解其無法排遣的痛苦情緒，元好問更把個人拉向飄渺虛幻的仙鄉世界，為其漂泊的靈魂尋覓歸宿，生命就在失落與憧憬之間擺盪出耀眼的光芒，映現其特有的身世之感。對於仙境的尋訪，總在現實與想像之間徘徊，元好問的內心世界，就跌宕在天、人之間，現實中的家國，與仙鄉中的理想，不斷地面臨矛盾、糾葛、抉擇與重構，於是成為其生命的心靈協奏曲，衍繹著一篇篇另人動容的心情故事。
- (九) 相較於屈原的美人書寫，元好問所塑造的美人形象更顯活靈活現，包括亡妻與歌妓的形象，並非單一的託喻手法。其思念亡妻的詞作中，不僅呈現了清晰可感的女性形象，同時也見證一段另人動容的夫妻之情。其中所形塑的歌女形象，不僅美艷動人，而且才藝出眾。另一方面元好問以美人形象為託喻者，傾訴其家國之情、身世之悲，春光流逝，薄命女子日復一日而憔悴的形象，正是遺山一生的寫照。
- (十) 《遺山樂府》中的香草書寫除了隱喻的特質外，尚有參與文人雅宴，應酬賦詩之作，深具社交性質，同時也呈現了文人多情惜花的一面。另一

方面，遺山以梅爲喻捕捉梅花不同流俗、不爭妍鬥豔的高潔情態，藉以寄託自己堅貞卓絕的意念；以松、蓮表明其抗節不仕，隱居終老之志。

參考書目

傳統文獻

1.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李正民增訂，《元好問全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2. 金·元好問輯，《中州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第456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3. 金·元好問著，趙永源校註，《遺山樂府校註》，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
4. 清·凌廷堪，《元遺山先生年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
5. 清·翁方綱，《金元遺山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

近人專著

1. 丁放，《金元明清詩詞理論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
2. 丁放，《金元詞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3. 毛炳身，〈略論元好問在河南的詩作〉，收入山西省元好問研究會編，《元好問研究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王易，《詞曲史》，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
5. 王隆升，《宋詞的登望意識與境界》，臺北：文津書局，1998年。
6. 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7. 王兆鵬，《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8. 牛海蓉，《元初宋金遺民詞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9. 孔凡禮，《元好問資料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
10. 包根弟，〈元好問「詠物詞」初探〉，收入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11. 吳世昌，《詞林新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12. 吳旻旻，《香草美人文學傳統》，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13. 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14. 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
15. 郝樹侯、楊國勇，《元好問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 孫育華，〈元好問的成就與其舉試態度的關係〉，收入中國元好問學會編，《紀念元好問 800 誕辰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17.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18. 唐圭璋，《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19.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年。
20. 黃拔荊，《中國詞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 陶然，《金元詞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2. 陶子珍，〈金代詞選——元好問《中州樂府》析論〉，《彰師大國文學誌》第12期，2006年6月。
23. 崔海正主編，劉靜、劉磊著，《金元詞研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24. 費修珊、勞德瑞著，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
25. 趙維江，《金元詞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26. 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27. 趙永源，《遺山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8. 廖美玉，《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
29. 蔡英俊，《興亡千古事》，臺北：月房子出版社，1994年。
30. 繆鉞，〈遺山樂府編年小箋〉，收入龍沐勛編，《詞學季刊》第3卷第2號，臺北：學生書局，1967年。
31. 鍾屏蘭，《元好問評傳》，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Memory Fabrication and Impression of Motherland: Life Experience in Yuan Hao-wen's "Yi-Shan Yuefu"

Lee, Te-wei*

【 Abstract 】

This paper studies poems taken from "Yi-Shan Yuefu" to illustrate Yuan Hao-wen's different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of his own life. The study reveals four aspects of Yuan's life saga as the following: "a sense of life as a dilemma," "memory fabrication and writing on motherland," "life as self cancellation," and "double identities: the beauty (loyal subject) and the outcast." I explore how, in a time of disruptions and chaos, Yuan Hao-Wen uses writing as a way to speak for himself, representing a life rich with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and a constant longing for returning home. I hope to bring out the unique quality of Yuan Hao-wen's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o initiate further readings of "Yi-Shan Yuefu."

Keywords: Yuan Hao-Wen "Yi-Shan Yuefu" a time of disruptions
Life-experience writing

* Part-time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